



林于如與丈夫的婚紗照。
本報資料照片／民眾提供

全台唯一女死囚

卅七名死囚遲未伏法，被害人家屬感受不到正義得以伸張。不料，死囚在多次聲請再審、非常上訴遭駁回後，再以保障生命權及人性尊嚴等理由聲請釋憲，憲法法庭可能不顧大法官過去三次「死刑合憲」解釋而做出死刑違憲判決，讓被害人家屬傷得更深。

「驚世媳婦」林于如是全台唯一女性死囚，她被控於二〇〇九年間為了詐領保險理賠金而接連殺害母親、婆婆、丈夫，多年來，她丈夫的祖父獨自面對寡媳、孫子被害及曾孫出養國外之痛，直到離世都沒等到孫媳伏法。

林于如「臨崖未能勒馬」，造成夫家家破人亡，聯合報記者訪問被害人家屬及兩度阻止林于如毒殺親夫的資深護理師，談家屬對不執行死刑的不滿，與醫護人員的遺憾。

驚世媳婦奪3命未伏法 死囚提釋憲 生者訴冤

「外界只記得林于如殺害三名至親，其實我才是最早的受害者。」埔里炸豆腐老店「你我他晚點」老闆胡訓亮指著店面火燒痕跡說，劉宇航夫妻接棒祖父、父親相承的臭豆腐事業卻未好好經營，傳說欠賭債兩千萬元，劉父雖設法籌錢償還，但直至病故仍未還清。由於常無預警斷貨，胡訓亮找其他批發商叫貨，林于如竟於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六日凌晨潑汽油縱火燒毀他的店面洩憤。林于如被訴縱火，還因欠債開始連串殺人詐保。二〇〇八年十月，她為母親買保險，一個月後在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致死，領到理賠金五〇五萬元。隔年五月廿八日趁婆婆住院，混合抗憂鬱藥、安眠藥、防腐劑注入點滴，等婆婆斷氣才求救。不到一個月，她又利用丈夫不適急診，兩度把農藥混成的毒液注射進點滴瓶殺夫，因護士發現制止更換床位而未得逞；同年七月十九日，她把丈夫轉進單人病房第三度犯案，毒死丈夫。南投地檢署相驗劉宇航認為死因疑點多，指揮警方查出林于如涉案，原本自白犯罪的林于如，在法院審理時辯稱長期服用精神藥物而思緒不清亂講，且被警方恐嚇、脅迫，「警察丟什麼案給我，我就承認。」還說是丈夫劉宇航指揮她在婆

婆點滴注射不明藥物致死，但南投地院調查認定林女所言全為畏罪卸責之詞，是獨自犯案。**判死定讞 法官嘆臨崖未勒馬**
林于如殺害母親、婆婆因分別自首、自白，各判處無期徒刑定讞；殺夫部分，一審判處死刑，二審以「素行良好、非無悔意」等理由改判無期徒刑，但最高法院認為，她廿幾天內兩度殺夫未遂仍「臨崖猶未勒馬」，且在殺夫前已殺害生母、婆婆，「怎麼能說素行良好」？在二〇一三年六月判處死刑定讞。當年劉宇航的姑姑劉怡岑放鞭炮慶祝，強調死刑判決顯示天理還在，也立刻致電臥床的父親劉清勳。
「兩條命換一條命，沒有冤枉。」劉宇航的祖父劉清勳認為法律終於還給劉家一個公道、死刑才能還公道；他說，原來還想原諒孫媳，但有次去探監卻發現毫無悔意，為了保險金害得劉家家破人亡，「從此就當沒這個人」。

林于如成了待決死囚，劉家三代經營的臭豆腐工廠也不得不關閉，雖有親友嘗試接手，但最終仍結束營業。案發多年，劉宇航住處已轉賣他人，多數鄰居不願再提往事；林母位在台南學甲住處也早已人去樓空，附近居民根本不曉得發生過震驚社會的命案。
劉怡岑說，大哥劉衍良和大嫂鄭惠升育有一對子女，姪子劉宇航夫妻也生了個小男娃，大哥病逝後兩年，大嫂與姪子相繼遇害，只能忍痛將當時年僅四歲的小姪孫出養國外，姪女難過家庭變故也不再回埔里，原本四代同堂其樂融融的劉家，只剩她父親劉清勳孤獨一人。
「劉家對姪媳林于如相當好，想不到會因沉迷六合彩而毀了全家。」劉怡岑說，林于如死判定讞時，她和父親焚香感謝關聖帝君、稟告大嫂和姪子最新判決，雖是遲來的正義，但起碼還有天理，父親五年前病逝，遺憾沒等到死刑執行。



胡訓亮環顧遭林于如縱火燒毀的店鋪二樓，屋頂和牆壁仍未整修，為驚世媳婦案留下見證。記者賴香珊／攝影

廢死聲起 夫家心痛顛倒是非

「大家關心林于如聲請釋憲，還有廢死聯盟幫忙奔走翻案，但這十多年來，誰關心過劉家的境遇？」劉怡岑說，民進黨支持廢死，劉家對林于如執行死刑的期待不高，尤其在廢死聯盟等團體運作下，廢死聲浪未曾止歇，人權團體、律師也為死囚奔走，但聲稱「林于如殺害母親、婆婆沒有直接證據：林于如長期被家暴：林于如智商不高：」家屬實在無法接受。

劉怡岑感嘆，她在父親過世後已漸不關注林于如何時伏法，希望隨時間逐漸淡忘這宗命案，但她還是想說，政府不執行死刑已對不起被害人，如果死囚能藉由釋憲免死，劉家兩條人命要向誰討公道？是非黑白可以這樣顛倒嗎？「大法官為廢死而廢死，只是讓被害人家屬對司法的最後期待破滅。」

林于如辯稱夫家暴並教唆殺害婆婆

自白犯罪又翻供 法官：畏罪卸責

法官說，林于如自承知悉丈夫交付之調和藥物慘防腐劑，應知注射至人體將危害健康及生命，為何明知有害仍注射？若認婆婆住院時不好睡，豈有不告知醫護人員而擅自給藥之理？林于如替婆婆投保時猶怕丈夫知悉而自任要保人，劉宇航既不知母親投保，又怎有弑母詐保作為創業基金情事？
針對殺害劉宇航，林于如辯稱長期受丈夫精神跟暴力壓迫而產生反抗心理；丈夫常打小孩、拿小孩生命來威脅，殺夫是想回歸於盡而非為了保險金。但法官認為，劉宇航無任何刑事前科，亦無家暴通報紀錄，林于如稱丈夫

威脅若洩漏殺母之事就殺了兒子、氣丈夫弑母也要讓其嘗嘗這種感覺，實屬無稽。
況且，埔里基督教醫院急診室護士兩度發現林于如將不明藥物注入劉宇航點滴瓶，不但更動劉的床位加強看護、拒絕轉入單人病房，還扣下沾有少許白色粉末、鑑定含農藥納乃得成分的點滴袋接頭；林于如在婆婆及丈夫死亡後，數度電話詢問、催促理賠進度，由姊姊及姊夫陪同到保險公司交涉理賠事宜，在遲未理賠之際欲向地下錢莊借款，還四度向南投地檢署聲請、陳情希望趕快核發劉宇航死亡證明書以便辦理勞保及保險金給付事宜；林于如在丈夫死後四個月向胞姊借款一百餘萬元，顯見因負債及耽溺於六合彩簽賭需錢孔急，萌生殺害劉宇航詐領保險金之犯意。
針對弑母部分，林于如也辯稱「母親是意外跌下樓身亡，不是我推的，我也不在場；之前的自白是因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導致思緒不清才亂講，且辦案人員不當取供，因姊姊罵我想一心求死太自私，我才翻供。」但法院調查，她被哥哥要求還債，想請母親協助遭拒才行凶；她在現場模擬描述詳細，還自承「當時是一時氣憤失去理智，後來想到如果母親真的死了，保險金可解決債務，所以沒立即送醫：」可認定乃不堪良心譴責、希望獲得減刑才自白犯罪。



埔基羅姓護理師回憶當時情況，她因發現家屬的異常行為，更加注意病人的病情變化。記者黃仲裕／攝影

2度攔下毒手

「當下雖發現家屬的怪異行徑，但護理師不是警察，無法對家屬做什麼。」



護理師憶當時「點滴變混濁」

記者賴香珊、江良誠／專訪
「我從沒遇過這種事，更沒想過會發生在自己眼前：」埔里基督教醫院羅姓資深護理師，當年在急診室兩度阻止林于如殺夫，還扣下關鍵點滴接頭作為證物，她受訪說「只不過是一名護理師在急診室做了應變處置，所有護理師都會這麼做」。
二〇〇九年六月廿五日凌晨，劉宇航因上吐下瀉到埔基掛急診，因症狀嚴重被留置檢查；陪病的林于如在丈夫被移往急診室病床休息後離開，沒多久就被發現異常。
「我去關心、檢查病人狀況，發現應該透

明清澈的點滴竟變得混濁，奔回護理站確認並無添加任何藥物，當下覺得出問題了。」
羅姓護理師說，留院觀察的患者忽然狀況加劇且眼神呆滯，除立刻通報醫師處置，也將患者推到護理站前就近照護，並更換點滴。
林于如回到醫院質問為何移床，要求住進單人病房被拒，很長一段時間背對護理站護理人員視線，羅姓護理師覺得奇怪，上前關心是否需要協助，赫然發現林于如手上拿著空針筒，林女辯稱點滴不順才幫忙通點滴管路，但羅姓護理師卻發現被針筒戳過的點滴接頭沾有可疑的白色粉末。

扣下的點滴接頭成關鍵證物
「當下雖發現家屬的怪異行徑，但護理師不是警察，無法對家屬做什麼。」羅姓護理師說，她再次把點滴輸液和管路換新，聽從同事建議保存被動手腳的點滴，沒想到竟成了關鍵證物。她說，都按平常應變處置，對家屬長時間背對護理站的舉動感覺不對勁才主動上前了解，「只做了該做的事」。
劉宇航被護理師救了兩回，不到一個月再度因頭暈腹瀉、全身虛弱就醫，住進單人病房，林于如第三度在點滴瓶注射藥物，劉宇

航七月廿日不治，醫護人員對此感到遺憾。
羅姓護理師說，當護理師廿五年，第一次碰上這種事，前些年為此跑法院，時隔多年已不太願再去回想；經歷此事件，她在醫務巡視檢查都更加留心注意，院內其他醫護人員也一樣。
埔里基督教醫院院長蘇世強表示，院內對藥物、醫療器材出現異常訂有留存及通報機制，第一線同仁依規定處置為正常程序；多數陪病家屬與患者關係和諧，醫護照料病患時不可能知道患者家庭關係，而選擇單人病房就是病患或家屬希望隱私性，醫護會盡量不過度打擾，只在給藥或測量生命徵象時觀察有無異狀，「林于如殺夫案是特例」。

留意陪病者態度 醫院防意外